

《台胞苦寻百万遗产继承人》有眉目，有人见过何家元之子

# 百万遗产应归“何正富”

《台胞苦寻百万遗产继承人》的报道刊出后，不少热心读者打进快报热线96060，提供线索。昨天上午，记者根据线索四处寻访，但由于年代已久，线索所指地点和人物比较模糊，事情仍然没有进展。但在下午，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，台胞刘先生从父亲刘登阁那里得知，其实何家元在大陆生有一子，因此最有权利继承百万遗产的正是他的这个儿子。

## 老居委会主任：何家早搬走

昨天，为女士打来电话说，解放后，朝天宫西街属于黄鹂巷居委会管辖，当时的居委会主任常奶奶，可能知道何家的情况。

昨天上午9点多钟，记者辗转找到常奶奶，她想了好一会说，刚解放那会，朝天宫西街的确住着一家姓何的，但是后来拆迁搬走了，具体搬到哪她也不清楚。

今年七十多岁的殷大妈从小就住在朝天宫西街，“以前有很多老年人都在那个被服厂工作过，可大多都去世了，只有一个卢大爷还在世，他可能知道。”殷大妈带着记者找到八十多岁的卢大爷，可是卢大爷摆摆手说：“都五六十年了，记不清了。”

## 市民称认识何氏后人

热心读者提供了不少线索，可都是一查就断了，

## 21岁女子 酒后狂殴警察

快报讯（通讯员白景轩 记者朱俊骏）一个21岁的女孩子，酒后撒野，和家人一起暴打保护无辜市民的民警，造成其身上多处受伤。昨天，南京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慰问了受伤民警刘卫，而施暴者也被刑拘。

2008年4月30日晚10时许，止马营派出所接到110指令，西止马营40号有人打架。值班民警刘卫和一名保安赶到现场后发现，一个男子满脸鲜血躺在路边。这名男子叫张健，散步时和另一名男子发生了碰撞，被揍了一拳，鼻梁都断了。张健一边打电话喊来家人，一边报警。

救护车把张健送走后，刘卫向赶到现场的张健儿子张田了解情况。这时，6个酒气熏天的人突然冲到刘卫的跟前，其中一个21岁的女子叫嚷道：“谁打我爸爸的？”她看见站在警察身边的张田，冲上去就是一拳，其他人也围过来，把张田打倒在地。

刘卫立即用身体护住张田，要求打人者冷静，但是这伙人喊道：“警察打人啦！”这一喊，激起了这位年轻女子的兴奋，她抓住刘卫的胸部拼命拉扯。刘卫眼看势单力薄，拿出手机，准备求援。一名男子抓住他的手臂不让他拨电话，刘卫跟这名男子僵持了足足5分钟，手臂被抓破，头部也被这伙人打伤。

增援的民警把行凶者带回派出所。原来，与张健发生纠纷的男子叫薛德，把张健打伤后，他还不解气，打电话叫来了正在酒店吃饭的家人，这伙人喝多了酒，便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无辜者和警察打了一顿。

（文中人物除警察外皆为化名）

# 少女为免遭轮奸跳楼逃生

应邀和仅有一面之缘的男孩吃饭，16岁少女被灌醉遭到强奸。门外还有一群如狼似虎的男孩，为了逃避轮奸，趁几人在商量怎么对付她时，她从3楼跳了下去。

## 男孩频频举杯故意灌醉

去年8月中旬，在一家KTV打工的小兰在路上偶遇曾有一面之缘的王光。正值午饭时间，王光和他的朋友热情邀请小兰一起吃龙虾。见王光这么热情，小兰也不好推辞，便一道坐了下来。饭桌上，王光频频向小兰敬酒。“因为他请我吃饭，我如果不喝酒就不大好了。”小兰也记不清喝了几杯，很快就醉了。

当小兰趴在桌上的时候，王光和朋友商量，在旁边开个宾馆“休息”。于是，几个人扶起小兰就往最近的宾馆赶去，考虑到自己醉成这样，回去上班不大好，小兰也就顺从地跟着了。

她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去，却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。

## 遭到强奸还被拍照

5分钟后，小兰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小宾馆，王光把她扶到床上后，出去买烟了。虽

然头昏昏沉沉的，小兰发现房间里只剩她一人后，还是挣扎着起身把门反锁了。

过了几分钟，她隐约听到王光在叫老板开门，不一会儿，王光进来了，随后把门锁上。

就在小兰沉睡的时候，王光突然扑了上去，开始扒衣服。小兰虽然没有什么力气，但是她还是反抗着，并将王光的手抓破了。两人正在对抗时，有人敲门，王光只得停下来开门，原来是他的两个朋友来了。

小兰本来以为来人会救她，可令她绝望的是，两个人拿着手机对着她拍起了裸照，一边拍一边笑。拍完之后又退了出去。随后，王光再一次扑了上去，将她强奸。就在王光发泄完之后，他的两个朋友又回来了。

## 踢伤施暴者被打

“你流血了，我哥是医生，让他给你看看。”王光说完后就和另一个人退了出去。这时，那个自称是“医生”的人开始对小兰动手脚。

“趁着他脱衣服时，我就用脚踢了他几下，他打了我一巴掌，还骂了我几句，然后他就出去了。”小兰说。

正当记者束手无策时，市民马师傅说，他认识一个姓何的先生，今年大概有七十二三岁，光头，个头不高。可能就是台胞刘先生要寻找的人。“我一看到报纸就知道肯定是他！”马师傅很肯定地说。

马师傅说，十几年前，他在汉中门大街的一家澡堂里工作，何先生住在澡堂对面。何先生不善言谈，但有个叔叔很健谈，经常和马师傅聊天。

“他叔叔曾经告诉过我，何先生的爸爸在解放前去了台湾，把何先生留在了南京。因为有海外关系，文革期间何先生受过不少苦，还曾经被下放到连云港。”马师傅说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汉中门大街的住户拆迁，何先生一家搬到了北圩路一带。直到去年夏天，马师傅才在南湖一带偶遇何先生，“他好像得过一次

病，背比以前驼了。”刘先生前天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，何家元只有两个儿子，而且都是在台湾出生的？难道马师傅所说的何先生不是刘先生要找的人？

不过昨天下午，记者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北圩路，在北圩路社区居委会和玉带园社区居委会搜寻所有何姓老人，一一登门拜访，却没有找到马师傅描述的“光头”的何先生。

刘先生说，事到如今，如果“何正富”还活着，最有权利继承何家元遗产的就是他。

对于马师傅提供的线索，刘先生感到十分意外，他主动致电马师傅，跟马师傅通完话后，刘先生舒了一口气：“马师傅说的何先生百分之九十就是‘何正富’。”

刘先生说，马师傅口中描述的何先生“光头”“头大”“个头不高”等特征都和何家元十分相像，最凑巧的就是何家元那时也有驼背的现象。

今天，台胞寻亲热线96060继续开通，如果读者知道有关“何正富”的线索，请继续拨打该热线。

快报记者 解璐



玻璃廊道里逛街

三牌楼大街的改造已初显姿容，富有特色的“玻璃商业廊道”，让人们可以风雨无阻从容地从一家店逛到另一家店。

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# 女研究生坠楼身亡

快报讯（记者陆鸣）昨天凌晨4点30分，大雨如注，南京一高校内，一名研一女生坠楼身亡。目前，警方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。

记者赶往现场时，暴雨刚停，校园东端一6层宿舍楼下，三四辆警车警灯闪烁，多名警察拉起警戒线，封锁事发现场。

宿舍楼西侧地面，一大摊鲜血经雨水冲洗，仍然鲜红，一名20来岁的姑娘倒在血泊中。经法医鉴定，坠楼女生已经死亡。随后，警方开始在现场附近寻找目击者，并进入宿舍楼内调查。

“真吓人！下这么大雨，突然一个女学生从楼上坠下来！当时天还很黑！”学校食堂与宿舍楼相距很近，一食堂工作人员说，女生坠楼时，正是雨下得最大的时候，由于外面风雨大作，女生坠楼后，很多正在宿舍楼里睡觉的人都没有

察觉。

据介绍，这是一栋女生宿舍楼，里面住的大多是研究生一年级学生。一些知情学生说，坠楼女生是该校的研究生，一年级，今年23岁，至于为何坠楼，“有的说是因为感情，有的说是因为生活上的事，目前也搞不清。”她到底是从哪一层坠下的，目前也难以确定，“学校封锁得很严，而且当时是凌晨的事，大家都在睡觉，没有人看到。”

一名女研究生说，学校已经通知学生干部晚上开会了，可能要讲的就是跳楼的事情。

该高校宣传部负责人表示，发生学生在校坠楼身亡的事情，学校很遗憾很痛心，但有关此事的详细情况，校方此刻还不方便说。目前，警方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。

（朱先生报料奖60元）

# 流浪大学生饿昏街头

昨天上午，一个年轻的流浪汉饿昏在南京玄武门附近，鼓楼区城管执法人员发现后，买来包子和矿泉水给他吃。经了解，这个流浪汉是一名大学生，因为父母离异精神遭受打击，几个月前辍学到处流浪。由于爱面子，他从不乞讨，结果才饿昏。

昨天上午11点左右，在湖南路和中央路路口，一个蓬头垢面、戴眼镜的年轻男子仰躺在人行道上，一位热心的市民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此时，湖南路管委会执法人员巡查到此。附近酒店的一个保安说，“这人在这里转悠好几天了，看样子好像头脑有点问题，他不乞讨，但别人给他钱，他也不拒绝。别人给他东西吃他就吃，没人给他他就长时间不吃东西，整天坐在这里，今天可能是饿晕了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怪吓人的。”

执法人员走过去将流浪汉

扶起来，又买来包子和矿泉水。吃饱喝足，流浪汉逐渐清醒过来。他自称姓孟，是安徽阜阳人，今年21岁，原为合肥某大学二年级学生，由于父母离异而受了刺激，得了“间隙性精神分裂症”，年前不得已辍了学。随后小孟就四处流浪，精神正常时，就想回家，可每当发病时，又不由自主地“游走四方”。在南京流浪的这几天，他自觉精神很正常，很想回家，但没有路费，乞讨吧，又拉不下脸来。只好坐在路边，等着人们主动给他钱，几天下来才凑了17元，就在车票钱还差30元时，竟饿昏倒街。

此时，民警也赶到现场，但小孟却不愿意去救助站接受救助。最终，执法人员小朱掏出30元钱给了小孟，由民警将其送往火车站，上了回家的火车。

快报记者 常毅  
通讯员 卢忆 许龙

# “作弊器”玩转老虎机

事情败露后小伙挨了一顿猛揍

玩赌博机总是输，安徽男子张某买来了电子作弊器，只要把这种东西朝老虎机面板上一靠，就能赢钱，张某和朋友乐此不疲，不过最终落得个挨揍的下场。

“当时，一个打游戏的朋友透露，说是用作弊器很容易赢钱。”张某说，他就请这人帮他代买了一个，“只要100多块钱，听说是在草场门那儿买的。”

这种作弊器其实就是一个电子脉冲干扰器，张某说，自从有了这宝贝，他就开始物色下手的场所，一般选小店或网吧里的老虎机，这种地方都只有一台机器，老板不在意，也不专业，他可以放手赢钱。

“只要把作弊器绑在手臂上，藏在衣袖里，到时候靠一靠老虎机面板就行了。”张某说，作弊器有开关，打开开关按一个按钮，老虎机上面就会自动跳分，然后按退币键，里面的硬币就可以退出来。“一般小店老虎机里面也就放一二十块，拿了钱就赶快走。”

张某说，大约15天前，他将这个秘密透露给了在河北的朋友赵某，赵某非常感兴趣，随后就带着女友和堂弟一起来南京“投靠”他。

他们几人一起出去玩游戏、上网，在老虎机上作弊赚点钱，转眼就花掉了。张某说，那段时间恰好他一直没有上班，所以就以此为主要“工

作”了。后来，赵某自己搞了个作弊器，带着堂弟和女友单飞了。

5日晚，张某到麒麟门见一个朋友，其间接到赵某电话，约他到市区中华门一家游戏厅玩，声称可以赚到钱。

“我不想，觉得大游戏厅不安全。”张某拒绝了，但是赵某一直在打他电话。到了6日上午，张某和赵某约定在夫子庙见面，结果到了现场，发现一家游戏厅老板正等着他来呢。

原来，5日晚，赵某等人在游戏厅作弊被发现，当晚几人就被扣住，赵某交代是张某指使他们的，因此游戏厅老板又设法“钓”来了张某。张某见势不妙想跑，结果被抓住打了一顿。

“其实我也知道这种做法不太好，但游戏厅也是骗人钱的，我们就反骗一把，也无所谓。”张某为自己辩解说。

张某称，他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南京打工，渐渐迷上了老虎机，赌博金额也越来越大。

“有时候刚发了几百块工资，一下子就能输光！”他对赌博机又爱又恨，才决定用作弊器来寻找成就感。

记者从中华门派出所了解到，张某等人的作弊器都被没收。由于其金额较小，加之定性问题，所以没有对其进行处罚。

快报记者 孙玉春